

漫漫险途

武尽法 著

漫 漫 险 途

武尽法 著

(京)新登字121号

漫 漫 险 途

武尽法 著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4.25 字数: 80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27-087-4/I·51

定价: 2.20元

出版说明

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默默地流动着一股不息的火焰。我党地下工作者出生入死、机智英勇，战斗在敌人心脏，谱写了惊心动魄的千秋诗篇！《漫漫险途》是武尽法将军的回忆录，他以自己担负地下工作的亲身经历，以朴实生动的笔触描写了那段不平凡的危险生涯。《智斗土匪下芷江》、《巧进许昌城》、《化装侦察》等故事惊险跌宕、引人入胜，读来亲切感人。

序

伍修權

武尽法同志撰写的《漫漫险途》付印在即，要我作序。我阅读了书稿，深感文如其人。

尽法同志出生于中原大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参加革命，四十多年来一直战斗在我军侦察情报战线上，对我党我军的情报事业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今天，他已由普通一兵成长为我军的一位将军。尽法同志用朴实的笔触记述了自己在解放战争中多彩的革命经历，使人们看出了一个年轻的情报战士在尖锐复杂的对敌斗争中锻炼成长的足迹。

本书用较多的篇幅写侦察情报战士，写生死与共的战友，写鱼水情深的人民群众和党的英明领导，把读者带到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使人们看到了我党我军侦察情报战士无私无畏、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计个人得失、甘当无名英雄的高尚革命情操和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的优良战斗作风。既有严格的历史真实性，又有故事情节的生动性，读来亲切感人，引人入胜。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经历了漫长的艰难曲折的征程。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我党我军形成了自己优

良的革命传统。“今天源于昨天，开来必须继往。”优良革命传统是我党我军的传家宝，在建设四化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不仅要珍惜优良革命传统，而且要认真继承它，发扬它，为实现四化大业、振兴可爱的中华而努力奋斗！《漫漫险途》一书的出版，为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同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了一份形象的传统教育材料。为此，我们应当珍惜血与火的斗争经验，继承和发扬我军侦察工作的优良传统。

1991年11月

目 录

序.....	(1)
第一次化装侦察.....	(1)
一路探敌情.....	(13)
巧进许昌城.....	(22)
有趣的旅程.....	(29)
神秘的向导.....	(36)
漫漫险途.....	(60)
去南京路上.....	(67)
黎明前的战斗.....	(75)
智斗土匪下芷江.....	(88)
遂平县的好儿郎.....	(98)
血洒太康.....	(107)
怀念范坤祥烈士.....	(115)
“何墩子”，你在哪里？.....	(122)

第一次化装侦察

1947年盛夏。

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暑气蒸人，火红的太阳晒得人全身热辣辣的。

商丘东北一望无垠的青纱帐里，奔走着一支仅有六七人的奇特的队伍。他们步履散乱，穿戴各异。有的身着粗布大褂，典型的农民打扮；有的穿着绸缎布衫，俨然是一心发财的商人；有的衣服浆洗得挺干净，还戴着眼镜，斯斯文文，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不愿掉架的穷教员

.....

那走在前边的阔老板，人长得很秀气，大大的眼睛，白晰的脸皮，细高条的个儿。他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一科科长沈少星。

我扮作这位“老板”的小伙计，紧跟其后。

我们是奉命化装到陇海路上经马收集前往高邱、民权、杞县一带进行侦察的。

鲁西南大捷之后，蒋介石的30多个旅被吸引到了鲁西南战场，其后方更加空虚，造成了我军实施战略反攻，千里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极为有利的态势。当时野战军司令部需要对陇海路沿线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地方民团、土顽据点的设防情况有更具体的了解，

而且有消息说，蒋介石因无法阻扼我军的强大攻势，准备重演其臭名昭著的“黄河战略”的故伎，再次炸开黄河大堤，让滔滔洪水挡住我军势同破竹的进攻。为此，司令部首长命令我情报处迅速组织力量前往侦察。沈少星科长就是带领我们去完成这一任务的。

宽阔低洼的豫东北平原。田野里将熟的高粱、谷子、苞米翻涌着红色、黄色和绿色相间的波浪。我们的队伍在弯弯曲曲的小土路上快步前进。

由于我年龄小，个儿矮，借来的一身便衣显得挺肥大，袖子、裤腿太长，挽起来走不大会儿就又搭拉下来，惹得身旁的高正贤直笑，笑得我不解其意。

沈科长回头瞅了瞅我，也禁不住笑了。他问我：“小武，你初次参加侦察，心里紧张不？”

“有点儿。”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初次上阵，谁都难免，可以理解。不过也没啥，干什么都是‘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成师傅’嘛！”沈科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头，鼓励我。接着，他说，“我们这次侦察，任务不同以往。我们不是去抓‘舌头’审俘虏，主要是通过调查和直接观察去了解敌情，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细心，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放过蛛丝马迹。不要疏忽大意，漏掉重要情况。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和敌人交火，免得耽误了我们的主要任务——侦察敌情。”

沈科长娓娓而谈。他一看大家都跟上来和我一起敛息倾听，便有意识地稍稍放大了声音：“侦察情报工作

是一件非常精细扎实的工作。咱们刘伯承司令员在这方面要求特别严格。他不仅自己对敌人的兵力部防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对各个时期敌军将帅的战略思想、政治观点、指挥特点，甚至个人癖好都有确切的研究和了解。刘司令把敌情作为指挥作战的五大要素之一（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等）。他告诫咱们，不能做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此次侦察应该很好地学习刘司令员细致踏实的作风，沈科长一边说着，一边加快了步子向前赶路。望着他那矫健的身影，我心里不由地涌起一股敬仰之情，两个月来，这位年青的科长给了我们多少教育和帮助啊！他给我们讲的侦察战斗故事大多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有一次，他在抗日前线被日本鬼子包围，他急中生智，扛上电台大摇大摆地从日本兵面前通过，安全地闯出敌人的包围圈。

那是在桃红柳绿的阳春四月。我和几位刚从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毕业的被分配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前方指挥部情报处当参谋的同志，从冀县韩庄背着背包，满怀憧憬，来到情报处报到时，柴军武处长、沈少星科长等处科领导热情地欢迎我们，并且说，目前我军正在积极准备实施战略大反攻。调我们到情报处来，目的就是要加强侦察情报工作，希望我们尽快学习和掌握做好侦察情报工作的各种技能，做一名优秀的情报战士，为保障我军战略反攻的胜利，为彻底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多做贡献。

那时，沈科长穿一身洗淡了的军装，绑腿打得紧挨

着膝盖，腰间宽宽的皮带上挂着一支总是擦得锃亮的勃朗宁手枪，显得十分英俊威武。沈科长平时说话总是和和气气，面带微笑；可是，工作起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要求很严。根据上级安排，沈科长带我们学习情报业务知识，学习测绘简要地图，还要求我们记熟敌人的编制序列。他常说，作为一名侦察参谋，应当多学几手本领，艺不压身，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锻炼，我们这些侦察情报战线上的新兵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和进步。……

“小武，你怎么了，走累了吗？”走着走着，沈科长轻轻地拍了我的肩膀一下，打断了我的思路。

“不，不累！”我说。

“那你咋一声不吭？”

“我在想……”

“他在想家呢！”王兆铭调皮地插断了我的话，

“小武，自打咱们队伍一接近你们河南，我就看你神色不甯。夜里梦中还爹呀娘呀地喊个不停……”

“胡说八道！你小心把舌头嚼碎了！”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哈哈哈……”大伙儿又笑起来。

经过这一说，我真没有想到形势发展这么快。去年六月跟随皮定钧旅长徐子荣政委从大别山的光山县白雀园突围到苏北，刚好一年，我们又打回了老家河南，我倒真地有些想家了，我离家已经三年了，我多想坐上火车汽车悠地一家伙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西平县师灵

镇看望一下慈爱的父母，看望一下乡亲们，把胜利的喜悦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解放大军就要打过来了，咱们穷人就要翻身作主人了；告诉他们我军在豫北活捉了伪军头子孙殿英；告诉他们刘邓首长指挥我军主力从濮阳到东阿之间三百里横宽的正面，一举突破了蒋介石吹嘘抵得上“40万大军”的黄河天险，使得敌人的河防全线迅疾崩溃；告诉他们我军在鲁西南又打了个漂亮仗，消灭了敌人九个半旅，共5万6千余人，蒋军66师师长宋瑞珂等许多高级将领，都乖乖地做了我军的俘虏。我曾亲眼看到那个个子不高、面庞瘦削、唉声叹气象斗败的公鸡一样的宋瑞珂，这位著名的“内战先锋”的威风已荡然无存了，映入人们眼帘的只是一副令人可鄙的尴尬相。

……

“小武，你还没回答我呢？是不是真的想家了？”沈处长见我又是好长时间没有吭声，又问道。

“咳，这话咋说哩！”我有些脸红地说，“要说一点不想，那是假的。俺家乡现在还在蒋管区，家里让龟孙们作腾成啥样子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过上好日子也不知道。能一点儿不想吗？可咱现在重任在肩，不能乱走神。再说到处里这么久了，还没有真刀真枪地完成一件像样的侦察任务哩！完不成侦察任务立不了功，我可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嗨！咱们小武肚里还真有点墨水哩，不像我这大老粗，就知道‘三个饱，一个倒兜里揣满大黑枣’……”科里的“活宝”高正贤开腔了。

“别打岔。”沈科长止住了高正贤的玩笑，“小武子的想法很好嘛！战略大反攻就要开始了，咱刘邓大军要像锋利的钢刀一样插进蒋介石的胸膛，搅他个六神无主死去活来。将来，咱们还要跨过长江，拿下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仗啊，有得打哩！你立功的机会多得很哩！”

“就是嘛，等全国解放了，你小武胸前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功勋章，叮铃当唧地回到家里，准把老爷子、大婶子他们乐得直蹦高！”

高正贤说着，挺起胸脯，摆出一副挂满了沉甸甸的奖章的样子。

“就是你话多！生怕把你当哑巴卖了。”沈科长笑着嗔怪他。

我们边走边说，个个头上津出了汗水。忽然一阵凉风吹过，身上顿觉十分惬意，抬头一看，太阳已经偏西。

“大家注意了，我们在蒋管区活动。”沈科长的表情严肃起来，“我们适当拉开距离，免得引起敌人注意。大家边走边注意敌人沿途的部署和调动情况，必要时可以巧妙地跟老乡作些询问，但不可轻易暴露身份。记住！遇上紧急情况，一定要头脑冷静，随机应变。”

“是！”我们答应一声，开始分头行动，我和王兆铭跟随科长在前，高正贤、张秀荣和王克智断后，中间相隔二三十米。

我们到达陇海路，沿着铁路线前进，我们在马牧集车站稍作停留，只见店铺关闭，行人稀少，破旧惨败。

询问当地乡亲多唉声叹气说生活艰难，苛捐杂税、抓兵拉夫、民不聊生。通过观察获得了一些情报。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敌人的后方兵力空虚——我们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敌人的盘问——这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极为有利。

暮色苍茫，晚风习习。我们腹中饥饿，开始响起了“咕噜、咕噜”的肠鸣声，两条腿也有些发酸，巴不得能饱餐一顿，再美美地睡上一觉。

然而，沈科长却似乎毫无倦色。他说：“我们得等到了杞县境地才有饭吃。你们听说过‘杞人忧天’的故事吧？杞县人烙了好多好多的烙馍，可他们总害怕天塌下来，一口都没敢吃就逃难去了。咱们到了那里，光现成的烙馍就能吃得涨破肚皮！”

我和小王都不禁笑了。

经过一夜奔波，大伙儿口干舌焦，饥肠辘辘。

黎明。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我们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里夹杂着路边碎草的唰唰声响。

一阵晨风吹来，青纱帐发出嚓嚓啦啦地响声。那沾满了露水的青青的高粱叶片，顽皮地碰撞着我的衣服和面颊。我一抬头，大滴大滴沉重的水珠扑簌簌地落下，落在我的发上，脸上，还有一滴正好准确地落在了我的嘴里，那水珠冰凉、清爽、甘甜，我不由地喷了喷嘴。

“小武，偷吃啥好东西？有福同享嘛！”高正贤插

了捅我的胳膊，轻声问。

“露水珠！高粱叶上多得很哩，管你够！”我憋不住笑出了声。

“你小子，一肚子坏水！”高正贤笑着骂了我一句，又对沈科长说：“咳，科长，你说这肚里唱‘空城计’的滋味咋这么难受哩？我觉得这肚皮好像已经挨着脊梁骨了！”

“就你能咋呼！不过人是铁，饭是钢，你这大肚汉子也该填肚子了。”沈科长头也没回，边走边说，“再坚持一会儿，咱们到前边村里搞点吃的。”

“那敢情好！等我吃得饱饱的，抓‘舌头’时，我给你多逮两个！”高正贤又说起来。

队伍走出青纱帐时，大雾已经散去，整个平原就像一片望不见边的滚滚绿海。前面一个村镇，就像漂浮在海上的小岛。

我们加快步伐，来到村边。大家警惕地观察村里的动静。

村里一片寂静，偶尔传出几声犬吠。多数人家似乎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

从村口望去，村里多数人家住的是茅草土屋，不少人家是断垣残壁，只是村东头有一座砖瓦的四合院，四周是一人半高的围墙，与那些茅草小屋形成鲜明对比。一看就知道是个富裕人家。

那院里的烟囱冒出了缕缕袅袅炊烟。

“注意，准备跟我去那家大院！”沈科长低声说。

“科长，能住大院的不是地主老财就是富农，我们去那里能成吗？”我和王兆铭几乎同时扯住了科长的衣服。

“我看呵，这村里恐怕只有这样的人家才能管得起咱们这么多人吃饭哩！怎么？你们都忘了，干咱们这一行的，得学会跟各种人物打交道呀！”沈科长笑了笑说，“放心，根据我们多年工作的经验，越是这样的人家越安全。你想，那些土顽、民团、谁会怀疑这样的人家家里有解放军呢？”

“对呀，我差点忘了！小武，在这方面。咱科长可是老行家了！”高正贤附在我耳朵上悄悄说，“你知道吗？这种人家比一般老百姓了解情况，说不定我们可以从那里捞到些有用的情报哩！”

我不由地点了点头。

到了大院门口，大伙警惕地隐蔽在大门两厢。高正贤要上前敲门，被沈科长一把拉住了：“你口音不对，会把人家吓得不敢开门的。还是让咱们河南小老乡来吧！”说着冲我一招手，“小武，你去叫门，一定要叫开。”

我拍了拍门环：“请问，院里有人吗？”

“谁？”院里有人问。

“俺是做小生意，买粮食的。赶路渴了，给碗水喝吧！”

那人从门缝里瞅了瞅，“吱扭”一声拉开了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三十五六岁、长得稍厚实、穿着干净、显得很精明能干的农民模样的人。他把我们让进上

房，沈科长问了他家的情况，保甲长乡公所在哪里，最近有什么派款派粮的事等，又问可有解放军从这里经过，中央军在哪里有驻军。这位掌柜是一一作了回答。然后沈科长同他商量，我们赶了一夜路饿了，请掌柜的给做顿饭吃。他满口答应叫出来两位妇女立刻做饭，我们饱餐了一顿之后，沈科长掏出钱放在桌子上，对掌柜的说我们是解放军路过这里，吃饭一定要给钱的。我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沈科长和他“拉起呱”来。

沈科长首先向他简要介绍了一下全国形势，告诉他，我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战略反攻了。蒋介石的将近100个旅的主力部队、70多万人被消灭，其地方部队也有30多万人被消灭。国民党的文武官员从上到下灰心丧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再打一两年，蒋匪帮就离全军覆灭不远了。希望他积极帮助人民解放军早日战胜蒋介石。

“长官，俺知道，那老蒋不是个善主儿，他打不过鬼子竟扒了黄河，伤害了多少无辜百姓？鬼子投降了，他又打八路军，整天兵荒马乱，弄得人人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这帮队伍过去了，那帮又来了，不是催粮就是要款，我这日子也是不好过！……俺家有一点房地产，但不多，听说你们过来后要分田共产……还要打倒我们这样的人家，我这心里真像是一团乱麻，整天为自己的命运担心。”张掌柜见我们都挺和气，说起话来胆子